

犹太与纳粹的“米什林”

——二战时期德国军中的犹太裔军人

彭韵筑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210046）

指导老师：王涛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210046）

摘要 纳粹种族法案施行后，军队和公职中的犹太人大多被辞退甚至逮捕，但有一部分犹太裔军人由于种种原因幸免于难，并且继续在二战中为纳粹德国奋斗牺牲。与此同时，他们的亲人、爱人甚至自身都承受着纳粹政权施加的压迫和伤害。德国犹太裔军人处于民族和政权的夹缝之中，身兼犹太与纳粹军、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双重属性，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活动长久以来并不为人所知。本文在国内外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梳理采访和档案材料，以展现犹太裔军人在对立的双方之间摇摆不定的立场以及复杂难明的心态。他们的行为和心理集中反映了二战时期犹太人艰难的处境，投射出强权和战争之下一个民族中的无数个体随波逐流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 犹太裔军人；纳粹德国；二战

引言

二战时期，犹太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在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之下，600 万犹太人惨遭屠杀，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被掠夺一空、四下流亡，犹太人再次陷入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这场灾难不仅关乎犹太人，还与整个现代文明、整个人类群体密切相关，纳粹政权的残暴和野蛮引发了关于人性、理性与和平的广泛思考。正如著名的犹太心理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说：“当人类社会还在因为一些细小的区别而彼此仇恨，为一些小小的赢利而互相杀戮，并利用人类已取得的统治自然力中的巨大进步来为人类彼此之间的毁灭服务的时候，那么人类面临的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¹因此，战后至今，犹太人问题一直是世界史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关于纳粹德国政府迫犹、屠犹政策的书籍和文献层出不穷。但这类论著大多是从迫害者的角度出发，研究纳粹屠犹的原因、过程、影响等等，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却似乎隐没在了数据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学界开始关注犹太人在纳粹政权下的生存状况，探究他们面对迫害、歧视、驱逐以及屠杀时的反应。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沃尔夫冈·本茨（Wolfgang Benz）主编的《德国犹太人，1933-1945》²、慕尼黑大学当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关于奥斯维辛的讲述与史料》³等，均为十分有参考

¹ Sigmund Freud, *Briefsammlung, 1873—1939*, Frankfurt, 1960, p.341.

² Wolfgang Benz,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München, 1988.

³ *Darstellungen u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von Auschwitz*, Berlin, 2000.

价值的文献集，为当代犹太人问题研究提供了史料来源和基础。

在其中，一个特殊的群体逐渐凸显出来：二战时期在德国军队中服役的犹太裔军人。在纳粹种族法案施行后，军队和公职中的犹太人大多被辞退甚至逮捕，但有一部分犹太裔军人由于种种原因幸免于难，并且继续在二战中为纳粹德国奋斗牺牲。与此同时，他们的亲人、爱人甚至自身都承受着纳粹政权施加的压迫和伤害。德国犹太裔军人处于民族和政权的夹缝之中，身兼犹太与纳粹军、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双重属性，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活动长久以来并不为人所知。但近年来，国际学界开始对此有所关注，出现一些相关的论著，主要是做采访犹太裔老兵、发掘原始档案、搜寻报刊相关报道等工作，如布莱恩·马克·里格（Bryan Mark Rigg）编著的《希特勒的犹太士兵》⁴和《希特勒犹太士兵的生活》⁵，就是其中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两部著作，也是本文最为主要的史料来源。但此类著作多以描述、叙述为主，尚还缺乏系统的、总结性的分析研究。在国内学界，对于德国犹太军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着眼于纳粹统治时期的少之又少。来自西北大学的苗润泽撰有《德国军队中的犹太裔军人》⁶一文，应当是国内最早注意到二战时期德国犹太裔军人群体的学者之一，此文梳理了德意志地区犹太人参军的历史，利用国内外资料对二战时期德国犹太裔军人的数量和分布作了估计，但对犹太裔军人的心态、行为以及与排犹政策的关系仅是一笔带过，并未深入探究。

本文便是在国内外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梳理采访和档案材料，以展现犹太裔军人在对立的双方之间摇摆不定的立场以及复杂难明的心态。他们的行为和心理集中反映了二战时期犹太人艰难的处境，投射出强权和战争之下一个民族中的无数个体随波逐流的生存状态。

1 德国军队中的犹太裔军人

“米什林”（Mischling）意为“半血统、混血或杂种”，最初用于动物的杂交繁殖术语，后来被用于称呼黑人与白人结合而生的混血后代。希特勒在种族法案中，将犹太人与雅利安人结合而生的混血儿也称为“米什林”。⁷而德国犹太裔军人的存在，正如纳粹与犹太结合而生的“米什林”，一方面是为纳粹德国服役的军人，另一方面又是被纳粹德国排斥的犹太人。但事实上，在纳粹主义者强硬的排犹政策下，犹太裔成为军人的权利在理论上是被剥夺的，这部分犹太裔军人之所以能够不被驱逐并作为德国军人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原因。

1.1 历史渊源：德意志地区军队中的犹太人

自 18 世纪末的哈斯卡拉运动以来，欧洲尤其是德意志地区的犹太人逐渐走出地理和文化上的隔都，通过移居、改宗、通婚、进入国家公职服务等方式，试图融入欧洲社会的主流之中。而在德意志地区，虽然长期以来形成的反犹情绪依然存在，但总体而言表现比较平缓，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传播和经济发展、战争等社会需求使得犹太人融入社会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效，在德意志社会中获得较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在此情形下，犹太人以及带有犹太血统的混血儿在军队中服役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在近代意义上的德国建立之前，普鲁士、奥地利等德语地区已然有了相关的案例。例如在 1813-1815 年的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中，普鲁士曾为 72 名犹太人颁布铁十字勋章，其中更有一人获蓝十字勋章，足以彰显犹太军人在战争中的优异表现。⁸又如著名的德意志犹太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兄弟古斯塔夫·冯·海涅·格

⁴ Bryan Mark Rigg,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2.

⁵ Bryan Mark Rigg, *Lives of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9.

⁶ 苗润泽：《德国的犹太裔军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5 年 11 月。

⁷ Hermann Stegemann, *The Struggle for the Rhine*, London, 1997, p.425.

⁸ Kitchen, *A Military History of Germany*, London, 1975, p.96.

尔德恩, 据记载, 他在 1829 年加入了奥地利龙骑兵精英部队, 并获得中尉军衔。⁹据粗略估计, 1866 年进行的普奥王朝战争中也有一千余名犹太军人参与。¹⁰可见德意志犹太人对战争和军队都有一定的参与度。

不过相对而言, 犹太人在军队乃至各领域中仍然是被隐隐排斥的。一名犹太军人想要晋升, 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或是索性改宗。这种充斥在整个社会中的隐性歧视反而激发了犹太人的积极性和荣誉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有超过 10 万犹太人加入德国军队, 其中 78% 在前线作战, 约 1.2 万人战死沙场。¹¹德意志犹太人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身的爱国精神和身为德国人的责任感, 在并肩作战的深刻情谊面前, 种族的偏见逐渐消弭,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婚姻和宗教的藩篱, 使犹太人与雅利安人、犹太教徒与基督徒在社会上和平地共处。据统计, 在 1870 年至 1900 年之间, 整个德意志地区大概有 2 万个混合婚姻家庭, 仅在普鲁士地区就大约组成了 8000 个混合婚姻家庭。¹²直到希特勒上台执政前, 德国社会中已经存在着大量通婚、改宗的犹太人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混血后代, 他们的自我认知和生活方式都已被同化, 作为“德国人”的特征比作为“犹太人”更为明显, 并且与德国社会各领域关系紧密。

正因此, 大量混居于德国社会中的犹太人和犹太裔使得纳粹的清除政策遭遇了障碍, 如何定义区分犹太人、如何对待改宗者和混血儿等中间群体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于纳粹主义者而言, “犹太”是一个种族概念, 其中包含了血统、宗教两个方面, 据此, 希特勒在 1935 年颁布的《纽伦堡法》中对于带有犹太血统的整个群体作出了划分。首先是纯犹太人 (Volljuden), 即血统纯粹的犹太人, 无论是否处于混合婚姻中、是否改宗都不再被视为帝国公民。混血儿 (Mischling) 则被分为三个等级: 信仰犹太教的“效果上的犹太人” (Geltungsjuden)、 “一等混血儿 (Mischling ersten Grades)” 和 “二等混血儿 (Mischling zweiten Grades)”¹³。效果上的犹太人与纯犹太人几乎被等同对待, 但对于不信仰犹太教且有雅利安血统的一等、二等混血儿, 纳粹主义者的态度游移不定。这使得处于两个种族之间的混血儿在遭受歧视和迫害的同时, 享有着相对其他犹太人而言的特权。例如他们在经济活动中可被视为“雅利安人”, 也无须佩戴“黄色之星”。¹⁴在军事上也是如此。1935 年《关于允许非雅利安人服兵役的条令》规定, 无论“一等混血儿”还是“二等混血儿”都能服兵役、参加“帝国义务劳动军”, 只是不能担任上级军官。¹⁵因此在 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有许多适龄犹太混血儿申请参加国防军, 其中不少人因在作战中表现英勇而获得嘉奖。

1.2 现实原因：希特勒清除命令后的犹太裔军人

随着纳粹排犹政策的深化, 1940 年 4 月 8 日, 希特勒作为军队最高统帅下令, 将“一等混血儿”从国防军转入后备军, 1942 年 10 月又下令将所有还在服役的“一等混血儿”“清除出国防军”, 二等混血儿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压或驱逐。¹⁶与此同时, 犹太裔军人们带有犹太血统的亲人、爱人都在经受着歧视和屠杀, 整个犹太民族都生活在恐怖苦难之下。然而, 直到战争结束, 仍然有许多犹太裔军人留在国防军中, 继续为迫害自己的政权战斗。据估算, 在 1935 年至 1945 年至少有 9 万四分之一血统犹太人在军中服役, 犹太裔则有约 15 万余人。¹⁷与当时德国境内的犹太人总数相比, 这已经是惊人的规模。犹太裔军人逃避驱逐的主要方式是寻求庇护和隐瞒身份, 例如寻找高级将领或官员为自己担保、篡改档案、利用战功换取

⁹ H.G.Aadler, *The Jew in Germany*, London, 1969, p.160.

¹⁰ H.G.Aadler, *The Jew in Germany*, London, 1969, p.189.

¹¹ H.G.Aadler, *The Jew in Germany*, London, 1969, p.201.

¹² H.G.Aadler, *The Jew in Germany*, London, 1969, pp.121-162.

¹³ Kurt Jakob Ball-Kaduri, *Berlin wird judenfrei, Die Juden in Berlin in den Jahren 1942-1943*, Berlin, 1973, p.241.

¹⁴ 罗衡林:《纳粹统治时期德意志犹太人生存状况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大学, 2004 年 4 月, 第 129 页。

¹⁵ Leon Poliakov u. Joseph Wulf, *Das Dritte Reich und die Juden*, Wiesbaden, 1989. p.30.

¹⁶ Helmut Krüger, *Der halbe Stern, Leben als deutsch jüdischer Mischling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93, p.77.

¹⁷ 苗润泽:《德国的犹太裔军人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大学, 2015 年 11 月, 第 17 页。

豁免权等等。但如此数量的犹太裔军人在希特勒的清除命令之下仍能留在军中,除了他们主观的努力之外,也与二战时期德国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战争局势的需要。作为纳粹德国的领导人和排犹政策的发起者,希特勒对待犹太裔军人的态度并非一以贯之的排斥,而是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的,这与欧洲社会传统中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相一致。在闪击波兰前,希特勒为了尽可能地扩大兵源,曾允许之前被清除的犹太裔军人重新进入公职,并将他们纳入军队抽调的范围中。当德国军队在波兰获得大胜后,希特勒发现了闪电战的优势所在,他认为兵源不再如之前一般急需,于是改变了主意,在 1940 年下令驱逐半血犹太军人。但在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伤亡惨重,据统计,短短两年间就有 809310 德国军人在东方战场上阵亡。¹⁸因此在 1942 年,希特勒重新召回了数千名犹太裔军人,并为其中数百人颁发了赦免令。

对于杰出的犹太裔军人,希特勒也会给予特赦,并且不吝于提拔和奖赏。例如空军元帅艾尔哈德·米尔西,他是一位半血犹太人,但也是第三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1933 年被希特勒起用组建德国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希特勒对他评价极高,称:“有两个人缔造了我们的空军,戈林和米尔西。”¹⁹可见希特勒的种族观念并非单纯的非理性偏见,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实际需求之上的。犹太裔军人只要能通过军功证明自己对战争的贡献,便有可能获得希特勒的青睐。

另外,对于长期在外作战的军队,希特勒的命令也并不能够保证得到迅速有效的施行。与德国本土距离遥远的国防军野战部队会有意地忽略清除命令,因为实施战争计划是比解决所谓“雅利安证明”更为紧迫的任务。犹太裔军人作为军队的一部分,若是直接驱逐,很可能引发不良影响,导致作战失败。因此也有许多犹太裔军人在长官和同僚的掩护下留在军队,并且在前线战场上受伤或“英勇地阵亡”。²⁰

国内和国际上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也使犹太裔军人有周旋的余地。如前文所言,德意志犹太人在二战时期已经深入德国社会内部,与雅利安居民、各界政要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国人在生活上已经习惯了犹太人的存在,在思想上也不再视犹太血统为绝对罪恶。即使是纳粹党高层中,也存在着犹太裔的亲属、朋友以及保犹主义者,他们为犹太裔军人提供了庇护和机会。当然,犹太裔军人为寻求保护而付出的利益,也是部分官员伸出援手的重要原因。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的赫尔曼·威廉·戈林就凭借他的权力和与希特勒的亲密关系帮助过许多犹太裔军人。他帮助半血犹太人下士维尔鲍姆申请血统证明并亲自帮他递交申请材料;保护过半血犹太飞行员申克·冯·施陶芬贝格;还曾收取报酬,将半血犹太人二等兵罗杰·冯·布里森的档案递交给希特勒,为他申请新的血统证明。²¹除了戈林之外,许多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都曾为犹太裔求取赦免,包括弗里茨·绍克尔、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埃里希·冯·曼施坦因等人。²²此外,国际形势也促使希特勒赦免了一部分犹太裔,例如在 1936 年柏林奥运会上,为了避免国际舆论谴责,希特勒不得不赦免半血犹太人运动员并允许他们参赛。²³

获得赦免的犹太裔便再度拥有了在军中服役的权利,并享有军人的特权。然而他们的身份是岌岌可危的,希特勒会因一时的形势而颁发赦免令,但他的反犹主义思想从未动摇。随着战争的推进和纳粹主义的发展,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逐渐尖锐化,最终在 1942 年万湖会议上通过了《最终解决方案》,正式开启了有系统的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²⁴即使是获得赦

¹⁸ Rüdiger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 München, 1999, pp.266-278.

¹⁹ Williamson Murray, *Luftwaffe*, Baltimore, 1985, pp.6-10.

²⁰ 罗衡林:《纳粹统治时期德意志犹太人生存状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4 年 4 月,第 130 页。

²¹ Bryan Mark Rigg,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2, pp.180-190.

²² Bryan Mark Rigg,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2, p.200.

²³ Bryan Mark Rigg,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2, p.198.

²⁴ 罗衡林:《纳粹统治时期德意志犹太人生存状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4 年 4 月,第

免和血统证明的混血儿，也难以确保自身安全，隐瞒身份的犹太裔军人更是终日生活在恐惧中。既然如此，为何大部分犹太裔军人仍然坚持在军中服役直到战争结束？从近年来对幸存德国犹太裔军人的采访中可以发现，对于同胞和自己可能会遭受的厄运，以及为纳粹军队服役的行为，他们的反应与大众的想法并不十分一致。

2 德国犹太裔军人与迫犹政策

犹太裔军人随着德国军队在希特勒的控制之下四方征战，为纳粹德国赢得领土与利益，与此同时，纳粹的屠刀却伸向了他们的亲人和同胞。自 1942 年“最终解决”方案通过以来，纳粹正式开始实行针对犹太人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德国犹太人被驱逐至隔离营和集中营，遭到残酷的迫害。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因纳粹迫犹政策而空前恶劣。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犹太裔军人仍然坚持留在纳粹军中服役，甚至为此不惜冒险和贿赂，其实是出于非常单纯的动机：生存。作为职业军人，离开军队于他们而言意味着失业，失去收入来源和一切奋战而来的荣誉。而歧视与剥夺对于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而言只是一种常态，所以时常听闻或感受到的迫害行为并没有引起犹太裔军人的警惕心，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参军的热情。正如之前数百年间德意志犹太人所做的，他们渴望通过战斗得到认可，获得平等的权益，“希望能在为德意志民族的荣誉服务之后在职业生活中活得更轻松一些，但首先是希望能为他们的犹太父母提供更多的保护。”²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混血犹太人并不自认为犹太人，在清除的命令没有真正波及自身时，他们甚至不觉得这与自己有关。例如霍斯特·冯·奥本菲尔德，这位四分之一血犹太人的犹太血统来自他的祖父，但他的家庭早已改宗并和雅利安人通婚。他是以德意志的方式被抚养长大的，与犹太文化并无太多联系，因此直到清除来临，他都没有发现自己是犹太人。²⁶这是因为犹太民族与德意志社会的融合，导致其民族的封闭性被打破，自幼以德意志人自居的混血犹太人很难对犹太民族产生代入感。

然而，只要怀有四分之一及以上的犹太血统，无论是否以犹太人自居，纳粹种族法案都将之划为迫害的对象。1940 年希特勒的清除命令下达后，排犹浪潮已然波及到犹太裔军人，但在明白自身处境后，他们依然选择冒着风险留在军中。一方面，德意志地区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浪潮中逐步建立起德国，德国居民一直以来的生活环境和教育都强调国家观念和集体观念，为国效力是最高的荣誉之一。希特勒掌权后，其思想和政策影响了整个德国的社会风尚，英勇作战的军人备受尊敬，而犹太人则成为奸诈、愚钝、软弱等劣等民族性格的代名词。在大环境的熏染下，犹太裔军人往往对自己的犹太血统感到尴尬和羞愧，尽管他们大多宣称自己对犹太血统十分尊重，但行动上却更渴望通过战斗证明自己并没有“犹太”缺点，试图成为“荣誉德意志人”。²⁷另一方面，从实际处境考虑，留在军队中服役能使犹太裔军人拥有更多特权，从而保护自身和家人不受歧视伤害。纯犹太人保罗·路德维希·赫希菲尔德甚至认为，他能够顺利地篡改档案、隐瞒身份，正是因为上帝希望他留在军队，得以自保并保护其他犹太人。²⁸当然，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错觉，犹太裔军人并没有对其亲人的处境起到太多作用。尽管如此，在军中服役也已经是当时的犹太裔最好的选择。

出于这样的想法，对于自己在军队中服役的行为，绝大多数犹太裔军人表示并不为此感到罪恶或羞愧。上文提及的纯犹太人保罗·路德维希·赫希菲尔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的兄弟姐妹都死于大屠杀，他本人也见证过集中营和强制劳动，但他并不为自己隐瞒身份留在德国军队而羞愧，他说：“我从不因为我做过的事而感到罪恶，我只为我没有做到的事

130 页。

²⁵ Bryan Mark Rigg, *Lives of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9, p.113.

²⁶ Bryan Mark Rigg, *Lives of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9, p.85.

²⁷ Bryan Mark Rigg, *Lives of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9, p.169.

²⁸ Bryan Mark Rigg, *Lives of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9, p.68.

感到罪恶。”²⁹他只对大屠杀感到心痛,并遗憾未能保护更多的同胞。在党卫军中服役的纯犹太人卡尔·亨兹·罗伊也认为,留在军队中帮助其他犹太人比逃跑更有价值。³⁰半血犹太裔军人赫尔马斯·科普还因德国军人的身份遭到亲人的排斥,他的犹太亲人大多移居到了巴勒斯坦,拒绝与他的一切联系,并称他就算死在集中营也好过在国防军中服役。但科普也并不为此觉得羞愧,他认为:“至少我今天还活着。”³¹他们同样骄傲于自己在军中获得的荣誉,哪怕是来自纳粹发动的侵略战争。半血犹太人理查德·梅茨在 1946 年 5 月写道:他想要成为在这场战争中被每一个士兵牢记和尊敬的英雄,他是为了忠于自己的誓言、为了祖国和人民而战斗。³²这也是当时犹太裔军人的普遍想法。

但是,绝大多数被采访的犹太裔军人宣称对于大屠杀并不知情,并称直到战争结束后才了解到亲朋的遭遇。他们听说过国内的排犹事件,但并不清楚细节,更没有将其与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联系起来。犹太裔军人大多隶属于国防军,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大屠杀,多是长期处在海外战场上,和家人、爱人距离遥远、联系不便,因此也很难及时准确地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四分之一血犹太裔军人沃夫冈·伦纳特有一位犹太女友玛丽,1942 年 6 月 13 日玛丽被逮捕时,沃夫冈正在俄罗斯作战,两个月后他才从自己母亲的信中得知消息。他对女友的情况十分担忧,但并不知道她会经历什么。事实上,玛丽抵达迈丹尼克集中营后很快就被杀死,而沃夫冈毫不知情。他于 1943 年在战争中牺牲。³³

但从档案和采访中可以看到,犹太裔军人对屠杀事件的不了解不仅来自客观条件的制约,还来自他们不愿承认的主观上的逃避心理。尽管听说了排犹浪潮的恐怖、听闻甚至亲眼见到亲人被逮捕或杀害,大部分犹太裔军人仍然不愿相信有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存在。犹太裔军士乔治·弗莱德瑞奇·穆勒从前线被调回后方之后,曾拜访他居住在柏林的犹太表弟一家,当晚亲眼见到他们被逮捕,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³⁴乔治声称他直到战争结束才知道表弟一家已被杀害。³⁵犹太裔军人福瑞兹·斯坦威瑟曾直面过党卫军枪杀犹太人,他见到士兵们将一群赤身裸体的犹太人驱赶到深沟中,其中甚至有婴儿和老人,而后党卫军开枪将他们全部杀死。福瑞兹感到震惊且恐惧,联想到了自己的家人。但他仍然相信这件事只是个例。事实上,他的祖父和叔父不久后就被逮捕进集中营并很快死亡。³⁶

犹太裔军人在采访中所透露的心理活动,并不一定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从各种细节来看,对于集中营的恐怖和亲人可能遭到的迫害,他们是有所察觉的,但很少有人采取行动进行反抗。相反地,他们对此展现出有意的回避态度,在得知亲人被屠杀后也并无激烈的反应,因为“生活总要继续”³⁷。在政权的压迫和社会的浪潮面前,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为了自保和生存,犹太裔军人大多选择保持沉默,继续为迫害他们的纳粹德国服务。

当然,其中也可能存在说谎以逃避道德谴责的情况。尽管受访者都宣称自己只是在战场上拼杀,并未直接参与过针对犹太人的逮捕和屠杀,但其真实性是存疑的,尤其是成为上级军官的犹太裔军人。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上文提及的空军元帅米尔西,他是一名对希特勒狂热崇拜的纳粹党成员,在 1944 年成为希特勒的第七顺位继承人,也是德国军队的犹太裔军人中军衔最高者。二战结束后,米尔西被指控触犯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但他在 1946 年 12 月 20 日的纽伦堡法庭上宣称自己无罪,并否认曾经参与过强制劳动、大屠杀等活动。但从挖掘出

²⁹ Bryan Mark Rigg, *Lives of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9, p.72.

³⁰ Bryan Mark Rigg, *Lives of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9, p.57.

³¹ Bryan Mark Rigg, *Lives of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9, p.32.

³² 苗润泽:《德国的犹太裔军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5 年 11 月,第 29 页。

³³ Bryan Mark Rigg,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2, p.250.

³⁴ Bryan Mark Rigg, *Bryan Mark Rigg Sammlung, File Georg-Friedrich Muller*, BI 48; BA-MA, BMRS, interview Georg-Friedrich Muller, 1997, p.293.

³⁵ Bryan Mark Rigg,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2, p.251.

³⁶ Bryan Mark Rigg,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2, p.254.

³⁷ Bryan Mark Rigg,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2, p.259.

的档案资料可以发现，米尔西曾与集中营的医生通信，询问并指示人体试验、大批杀害等迫害犹太人的事宜。³⁸他之所以撒谎，是为了推卸责任和逃避惩罚。同理，作为军官的犹太裔军人也会有意地掩饰自己可能会遭到质疑的行为，尤其是幸存的受访者，对于名声和道德舆论更为看重。

尽管犹太裔军人为自己的行为和心理找到了自洽的逻辑，但双重身份造成的矛盾感依然清晰可见。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他们的服役是纳粹政权力量来源的一部分。正因认识到这一点，犹太裔军人才会否认对大屠杀知情，从而为自己辩护。他们对犹太同胞的处境或许有所察觉，但是出于自顾不暇或麻木度日的心态，不愿、也不能深究。个体的渺小与无能为力，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3 德国犹太裔军人的矛盾心理与复杂处境

二战时期的德国犹太裔军人是一个强权、民族与战争共同塑造而成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折射出被极端排犹情绪席卷的德国社会的状况，更能揭示出人类历史上种族问题与战争问题的某些公理。

德国犹太裔军人同时背负着对国家天然的荣誉感和身为犹太裔的种族认同，这使他们的自我认知处于一种割裂状态。因为生来有之的犹太血统，犹太裔军人必须奋力战斗或寻求纳粹高层庇护，以求获得赦免和荣誉，证明自己是精神和行为上的德国人，但这恰恰又是对犹太民族的一种背叛。最终这种努力被证明无效。二战期间有众多因伤退役的犹太裔军人被押往强制劳动营或集中营，如半血犹太人赫尔马特·克鲁格，他因在战争中受伤而退役，于1945年被驱赶到 OT 强制劳动营，遭受虐待。他取得的功勋并没有使他幸免于难。³⁹这足以证明，一旦纳粹德国获得战争胜利，等待犹太裔军人的也将是死亡的命运。犹太裔军人的努力和妥协并没有换来理想中的认可，在纳粹政权之下，他们永远是随时可被清除的异类。

但除了妥协，犹太裔军人也别无他法，因为个体的力量在政权和国家机器面前无比渺小。几乎所有受采访的犹太裔军人都提到了“无能为力”一词。对于纳粹对犹太民族犯下的暴行，他们有所了解并感同身受，但无能为力。为了逃避精神上的痛苦和道德谴责，犹太裔军人选择有意无意地忽视，力求自保和保护家人。一部分犹太裔军人，尤其是四分之一血的部分，对于自身犹太血统的认知十分淡薄。正如前文所言，许多犹太裔在清除命令下达前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犹太血统，也认为这与自己无关。相对的，在德意志文化下，国家和民族于他们而言是神圣的，为德国而战是光荣的，军人是一个荣耀的职业。因此他们并不对此感到罪恶，反而十分自豪。即便如此，人性中天然存在的道德和理性也使他们意识到纳粹迫害犹太政策的残酷，因此同样选择否认对此知情。在席卷整个德意志地区的排犹浪潮下，所有犹太裔都是自顾不暇，为自保而加入军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屈服，但他们不认为这是罪恶。几乎所有受采访的犹太裔军人都否认自己对大屠杀事件知情的现象，正是以上种种原因共同造成的。

与此同时，作为军人，这一群体又是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和受害者。在二战前线拼杀的军人大多留下了心理创伤，在见惯死亡的同时又有着强烈的求生欲。卡尔·亨兹·罗伊认为，杀死其他人让自己存活下来就是他的工作，是战争中的常态。⁴⁰并且，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即使是非犹太人也会面临死亡，犹太人遭到伤害的原因也不仅限于排犹政策。例如半血犹太人刚特博·斯且弗雷，他的叔叔死于一战，表兄弟都在战场上阵亡或死于空袭。刚特博说：战争教会他的就是永远不要放弃，活下去。⁴¹犹太裔军人对于生存的渴望已被战争激发至扭曲的地步，形成一种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在己身安危面前，一切民族或种族的情感都显得无

³⁸ Bryan Mark Rigg,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2, p.254.

³⁹ Bryan Mark Rigg, *Lives of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9, p.118.

⁴⁰ Bryan Mark Rigg, *Lives of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9, p.66.

⁴¹ Bryan Mark Rigg, *Lives of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9, p.95.

足轻重。许多受访犹太裔军人言语间透露出对种族迫害问题的不以为意。如半血犹太人阿诺·斯比兹就“对所有种族划分感到无聊”。他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也不关心排犹政策、大屠杀、集中营之类的问题，他所在意的只有生存与和平。即使他的姑母死于大屠杀，他也并不追问原因，因为他在战场上亦是自身难保。⁴²

总而言之，犹太裔军人作为纳粹和犹太的“米什林”，他们的经历与心态不仅集中反映了二战期间德国的排犹浪潮，更折射了强权暴政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这个群体的被发现也使我们注意到，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的，纳粹德国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不是每个穿着万字符军装的人都是纳粹分子，不是所有的犹太人祖先都是集中营的受难者。当希特勒决定清除犹太人时，他伤害的不仅是犹太民族，还有与之融合的德国社会，以及初步构建起来的现代文明。这也是纳粹德国最后覆灭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Bryan Mark Rigg, *Lives of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9.
- [2]Bryan Mark Rigg,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2.
- [3]Bryan Mark Rigg, *Bryan Mark Rigg Sammlung*.
- [4]H.G.Aadler, *The Jew in Germany*, London, 1969.
- [5]Kurt Jakob Ball-Kaduri, *Berlin wird judenfrei, Die Juden in Berlin in den Jahren 1942-1943*, Berlin, 1973.
- [6]Leon Poliakov u. Joseph Wulf, *Das Dritte Reich und die Juden*, Wiesbaden, 1989.
- [7]Helmut Krüger, *Der halbe Stern, Leben als deutsch jüdischer Mischling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93.
- [8]Rüdiger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 München, 1999.
- [9]Williamson Murray, *Luftwaffe*, Baltimore, 1985.
- [10]罗衡林：《纳粹统治时期德意志犹太人生存状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4 年 4 月。
- [11]苗润泽：《德国的犹太裔军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5 年 11 月。

⁴² Bryan Mark Rigg, *Lives of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9, p.43.

MISCHLING OF JEWS AND NAZIS

——JEWISH SOLDIERS IN GERMAN ARMY DURING WORLD WAR II

Yunzhu Peng

Undergraduate,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210046

Mentor: Tao Wang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210046

Abstrac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zi racial act, most of the Jews in the army and public office were dismissed or even arrested, but some of the Jewish soldiers survived for various reasons, and continued to fight and sacrifice for Nazi Germany in World War II. At the same time, their relatives, lovers and even themselves are suffering from the oppression and injury imposed by the Nazi regime. German Jewish soldiers are in the gap between the nation and the political power. They are the dual attributes of Jewish and Nazi army, the perpetrator and the victim.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have not been known for a long time.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further combs the interview and archive materials, in order to show the wavering position and complex mind of Jewish Soldiers between the opposite sides. Their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reflect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f Jew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reflect the survival state of numerous individuals in a nation under the power and war.

Key Words Jewish soldiers; Nazi Germany; World War II